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辨謗　捨過

辨謗

邪逕之敗良田蒼蠅之玷垂棘聖賢所共患也乃有臨宸極之重躬濬哲之姿深居高視遐聽虛受辨浸潤之譖悟萋菲之謗燭其丹腑保其素履俾服讒蒐慝者無

所施巧合忠履潔者有以自明孤直者不憚於回邪中正者靡畏於朋比大臣任重而無懼賢者盡節而不䝿緝緝翩翩之道消平平蕩蕩之化洽蓋虞舜之寬而有辨成湯之勇智文王之迪哲率繇是矣

漢昭帝即位霍光為大將軍政事壹決於光光長女為左將軍上官桀子安妻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婕妤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驃騎將軍封桑樂侯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懷其恩德也公主近幸河閒丁

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以列侯尚公主光不許長主以是怨光桀父子並為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嘗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伐矜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趕（都試也肄習也謂總閱試習武備也）大官先置（供飲食之具）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

還迺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楊敞也又擅調益莫府校尉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下謂下有司也桑弘羊當與諸大夫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雕畫之室也帝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冠令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

知之帝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曰此小事不足遂（遂猶竟也不須窮竟）帝不聽後桀黨愈有譖光者帝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屬委也）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元帝時夏寒日青無光弘恭石顯及許史皆言周堪張

猛等用事之咎詔左遷堪猛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食之於是帝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傅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議論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愊(悃愊至誠也)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事尊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謂不伸也)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異災異也)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說天托咎此人(晻不明也)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亦嘿然堪治未朞

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於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凶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信讀曰伸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究竟也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

哀帝即位初傅氏在位者傅太后之親與朱博為表裏共毀

譖丞相博山侯孔光既策免退閭里杜門自守杜塞也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歳間閲三相閲由歴也議者皆以為不及光帝繇是思之後因問日食事帝説賜光束帛拜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次丞相及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帝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毁短光者免傅嘉曰前為侍中毁譖仁賢誣愬大

臣今後艾者久失其位嘉頑覆巧偽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賢傷善以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小雅

青蠅之詩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

後漢章帝為太子時楊仁為北宮衛士令明帝厭代諸馬貴戚各争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帝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

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攻姑墨石城破之超欲因此叵平諸國叵猶遂也乃上疏請兵建初八年遣衛侯李

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
寘而值龜兹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
不可成又盛毁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
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
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
子思歸之士三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
受節度

順帝時梁商為大將軍商檢御門族未嘗以權盛干法

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黄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起與為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蘧政內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勑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逵等悉伏誅

魏太祖時蔣濟爲揚州别駕民有誣告濟爲謀叛主率者帝聞之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如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

明帝時陳矯爲尚書令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

曈攜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餠授之矯辭

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

後魏文成帝時源賀為兾州刺史武邑郡姦人石華告

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帝謂羣臣曰賀誠心事

國朕為卿等保之無此明矣乃精加訊簡華果引誣於

是遣使者詔賀曰卿以忠誠欵至著自先朝以丹青之

潔而受蒼蠅之汙朕登時研簡已加極法故遣宣意其

善綏所莅勿以譖謗之言致損慮也賀上書謝書奏文

成顔謂左右曰以賀之忠誠尚致其誣不若是者可無慎乎

薛虎子爲徐州刺史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贓汚虎子按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虎子南通于宋文成曰此其妄矣朕度虎子必不然也推按果虚乃下詔曰夫君臣體合則功業可興上下猜懼則治道替矣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貪惏獲罪各遣子弟詣闕告刺史虎子縱民通賊妄搆無端安宜賜

死拳子僧保鞭一百配燉煌安息他生鞭一百可集州官兵民等宣告行決塞彼輕狡之源開此陳力之效

後周太祖時唐瑾為吏部尚書于謹伐江陵以瑾為元帥府長史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太祖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珎玩帝初不信然欲明其虛實密遣簡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嘆曰孤知此人來三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若不令簡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

之耳凡人受委任當如此也

宇文測歷位侍中開府儀同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設宴放還其國衞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懐貳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邉何為間我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

隋文帝初韋沖爲南寧州總管兄子伯仁隨沖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邉人失望帝聞之大怒令蜀王秀按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按沖無所寛貸竟坐免官

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有酤酒酸而不售者爲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世約遂除名

高熲開皇中爲晉王元帥長史伐陳及軍還熲以功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文帝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蒼蠅所間也是後衛將軍龐

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帝帝怒之皆被疎黜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熲父賓仕周為獨孤信寮佐賜姓獨孤氏

唐高祖武德初皇甫無逸為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長吏横恣帝令無逸持節廵撫之有皇甫希仁者見無逸專制方面儌倖上變云臣父見在雒陽無逸為母之故陰遣臣與王世充相知高祖審其詐數之曰無逸偪於王世充棄母歸朕今之委任異於衆人其在益州極為

清正此蓋羣小不耐欲誣之也此乃離間君臣惑亂我視聽於是斬希仁於順天門遣給事中李公昌馳慰諭之俄而有告無逸陰與蕭銑交通者無逸時與益州行臺僕射竇璡不協於是上表自理又言璡狀帝覽之曰無逸當官執法無所迴避必邪佞之徒惡直醜正共相搆扇也因令劉龍溫彦將按其事卒無驗而止所告者坐斬竇璡亦以罪黜無逸既反命帝勞之曰公立身行已朕之所悉比多譖訴者但為正直致邪佞所憎耳無

逌頓首陳謝帝曰卿不負朕何煩多謝

崔善爲武德中爲尚書左丞甚獲當時之譽諸令史惡其明察爲謗書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高祖聞而勞勉之曰澆薄之後人多醜正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高緯愚闇遂滅其家朕雖不明幸免斯事因下勑購流言者將加罪焉

太宗貞觀初司空裴寂以罪流静州俄逢山羌爲亂或言僚反刼寂爲王太宗聞之曰我國家於寂有性命之

恩必不然矣未幾果稱疾率家僮破賊

劉師立爲左驍衛將軍奉使幽州道檢㸃軍團陝州楊
表上書告師立自云眼有赤光體有非常之相姓氏又
應符讖及師立還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師立大懼
曰臣仕於隋不過七品身才駑下不敢輒希富貴過蒙
陛下非常之遇嘗以性命許國而陛下功成事立臣致
位將軍顧已循省實踰涯分臣是何人輒敢言反帝笑
曰知卿不然此人妄言耳宜勿爲懷賜帛六十疋召入

卧内而慰諭之

中宗朝節愍太子舉兵過魏元忠子昇於永安門脅令從已因為亂兵所殺是時宗楚客等執證元忠及昇云素與節愍同謀請夷三族制不許俄而監察御史袁守一彈之遂左遷思州務川尉守一又奏言昔在三陽宮則天皇后不豫内史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遂密進狀云不可據此則知元忠懷逆日久伏請加以天誅帝謂宰臣曰以朕思之此是守一大錯人臣事主必在

一心豈有主上少有不安即請太子知事乃是狄仁傑自樹私恵未見元忠有失守一假借前事羅織元忠無罪為辜豈是道理

憲宗元和三年十月以御史中丞竇羣為潭州刺史充湖南觀察等使既行又貶為黔州刺史充黔中觀察等使羣初與李吉甫善吉甫擢為御史中丞性險躁喜云為及得權反與知雜事吕温侍御史羊士諤等黨比同構陷吉甫每陰伺其過吉甫嘗召術者陳登宿於安邑

里第翼日羣命吏捕崟考鞫偽搆吉甫陰事密以上聞帝召崟立辨其偽貶溫為均州刺史士諤資州刺史羣亦再貶焉自天寳末李林甫專權傾覆人家誣搆左道及建中初盧杞楊炎作相謀陷亦比比有之及是帝英悟立斷故邪黨不能搆其險天下之人無不推仰聖德焉

敬宗寳歷二年二月以山南西道節度使裴度為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初李逢吉在相位不直中外人情咸

思度入相帝亦微聞其事每有中官出使至輿元必傳
秘旨且有徵還之約及獻疏請覲逢吉之徒皆不自安
百計隳沮拾遺張權輿者旣為所嗾尤出死力乃上疏
云度名應圖讖宅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蓋嘗有
人與僞作讖詞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
言度曾征討淮西平吳元濟也又帝城東西橫亘六岡
符易象乾坤之數度永樂里第偶當第五岡故權輿得
以為詞賴帝聽竟不能動揺

周太祖時慕容彦超鎮兖州遣呈鄆州節度使高行周來書其書意即行周毁譇太祖結連彦超之意帝覽之笑曰此必是彦超之詐也試令驗之果然其鄆州印元有缺文不相接其偽印即無缺處帝尋令賫書示諭行周行周上表謝恩辨認奸詐

捨過

君之於臣也有罪既斥之有才復用之不以一眚掩大德於是乎有捨過之道焉有自新之意焉何則人之行

已必有過差人之負累皆欲滌洗圖其新而棄其舊掩所失而彰所能或起於縲囚或負於亡命或拔於仄側之際或任於修省之後責功補過唯明主能之君陳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人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斯其義也

漢文帝時魏尚為雲中守以罪削爵後帝輦過郎中署問馮唐以趙將李齊之賢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帝乃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

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恐懼之言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私借錢也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伍伍相保之符信也一云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

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以罰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

景帝時韓安國爲梁孝王國中大夫坐法抵罪蒙蒙梁國之縣也居無幾梁内史缺無幾未多時也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内史起徒中爲二千石

宣帝五鳳中京兆尹張敞坐與光禄勲楊惲厚善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曹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曰五日京兆耳敞聞舜語即詔吏收舜繫獄晝夜驗治致其死事棄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自訴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為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而兾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効使使者即家

在所名敞就其所居處而名之敞身被重劾謂有賊殺不辜之事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絮舜本臣敞素所厚利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記書也若今之州縣記符也便歸卧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薄俗化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鞫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

拜為冀州刺史

元帝建昭中西域副校尉陳湯與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共矯制誅斬郅支單于先是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與猶許也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帝立出吏士令縣道

具酒食以過軍後封延壽義成侯湯關内侯食邑各三百户

後漢光武初為蕭王時岑彭為更始潁川太守會舂陵劉茂起兵畧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内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内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収歆置鼓下將斬之召見彭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大人謂大家豪右可以為用乃貰歆貰寛也以為鄧禹軍師

王梁建武二年為大司空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勑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為中郎將行執金吾事

朱浮建武三年為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反舉兵攻浮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

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搆成寵罪徒勞
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爲執金
吾
董宣建武中爲北海相大姓公孫丹令子殺人宣收丹
父子殺之丹宗黨三十餘人稱寃宣使書佐水丘岑盡
殺之坐徵詣廷尉當刑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
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
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繇之願殺臣活岑使

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

鮑永為東海相坐事被徵至成皋詔書迎拜為兗州牧

章帝時楊終為蘭臺校書坐事繫獄帝徵諸儒論定五經於白虎觀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亦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白虎觀焉

魏太祖建安初舉魏种孝廉為内黄太守屬以海北事及兗州叛帝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帝怒曰

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帝曰

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

文帝黄初中復于禁等官禁初守樊城兵敗降關羽會

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及帝踐祚權稱藩遣禁還

帝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諭拜為安

遠將軍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

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

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長非戰之咎其

復禁等官

晉惠帝時傅祗當趙王倫之簒為右光禄開府加侍中及帝還宫祗以經受偽職請退不許先是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逵常侍騶捷杜育黄門侍郎陸機右丞周道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祗罪會赦得原後以禪文草本非祗所撰於是詔復光禄大夫

明帝時既平王敦有司奏江州刺史王彬及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

徵拜光祿勳

後魏太武時高陽侯和歸以罪徙配涼州為民蓋吳作亂於關中復拜歸龍驤將軍往討之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於高陽鄭羆家後太武臨江宋文帝使其殿上將軍黃延年朝貢太武問延年曰范陽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太武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沒者度世乃出赴京拜中書侍郎

西魏文帝時賀拔勝都督荆州為侯景所敗南奔于梁三年乃求還既至長安詣闕謝罪朝廷喜其還乃授太師

後周宣帝時鄭譯尚梁國公主為内史下大夫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取官材以自營寺坐是復除名為民小御正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

唐高祖鎮并州李靖為馬邑郡丞會突厥入寇高祖率兵至馬邑擊虜敗之靖察高祖將有四方之志因而上

變至長安高祖由是惡之及赴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厲聲大叫曰公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救蒼生安得挾私怨而殺義士邪高祖奇而捨之後為將破開州蠻賊高祖甚悦手詔勑靖曰既往不咎何憂何懼今日以去心中更不須憶舊事吾久忘之矣

太宗貞觀初徵鄧隆為國子主簿初王世充兄子大之守雒陽也引隆為賔客大見親遇及太宗攻雒陽遣書諭大隆為大復書言辭不遜雒陽平後隆懼罪變姓名

自號隱玄先生竄於白鹿山黃冠野服不接人事至是
徵之與博陵崔仁師昌黎慕容善行弘農劉顗新野康
安禮河東敬播俱爲修文學士隆負宿罪猶不自安太
宗闡之遣房玄齡謂之曰爾爲王大作書誠合重責但
各爲其主於朕有惡朕今爲天子何能追責匹夫之過
爾宜坦然勿懷危懼也擢授著作佐郎
高宗咸亨初薛仁貴爲邏逻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官
軍大敗仁貴坐除名尋而高麗餘衆相率復叛詔起仁

貴為鷄林道總管以經畧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開耀元年復召見謂曰往九成宮遣水無卿已為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故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絶卿可高枕鄉邑不為朕指撝邪於是起瓜州長史尋拜右領軍衞將軍檢校代州都督

玄宗開元二年八月吐蕃寇臨洮軍又進寇蘭州及渭

州之渭源縣侵我收園勑薛訥白衣攝左羽林軍將軍為隴右防禦使與太僕少卿王晙等率兵擊之勑曰棄瑕錄用有國通典捨罪責功先王舊式薛訥緼韜鈐之畧總文武之任委以分閫冀靜邊塵遽閫喪律實負朝寄准其所犯合實嚴刑言念老臣寛其小衂即捨孟明之罪佇收馮異之功可隴右道防禦軍大使是年七月薛訥為和戎大武等軍節度為虜所敗除名為庶人至是復用之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既收雒陽先是博陵太守張萬

頃陷賊偽授河南尹安撫百姓全活宗枝帝嘉之捨其
罪授濮陽太守
德宗建中四年汾陽郡王郭子儀子曖尚代宗昇平公
主坐事留之禁中曖亦不令出入既而朱泚之亂不知
德宗幸奉天為賊所逼欲授偽官曖辭以居喪被疾既
而與兄晞弟曙及昇平公主皆奔奉天德宗喜並釋前
咎待之如初復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
興元二年朱泚平御史臺奏賊中守舊官人及被逆賊

除官不出者先奉進止並宜釋放未奉正敇不敢不奏詔賊中守舊官人並宜却復本官

貞元九年滄景節度使程懷直畋遊無度不恤其下為将校所逐遂來歸帝優容之除統軍依舊檢校僕射

憲宗元和元年程异以王叔文黨貶郴州司馬鹽鐵使李巽薦异曉暢錢穀請棄瑕録用繇是拔為御史

後唐莊宗同光初既平朱梁齊州刺史孟璆上章請死帝原之璆初為騎将天祐十三年帝與劉鄩華縣對壘璆領

七百騎奔投梁末帝以爲蔡州刺史至是首過帝恨之曰爾當吾急時引我七百騎投賊何過之有但予推心御物不欲坐汝我不阻爾來將何面相視耶璆惶懼請死帝恕之移爲貝州刺史

明宗天成三年二月勑朕闡爲賢諱過含垢匿瑕而昔載在春秋顯其懲勸是以盃明不懈遂霸西戎曹沫有謀克寧東魯列國之臣尚爾爾何異焉責授檀州刺史

劉訓早負變通咸推忠壯自隰川而向化繼領竹符平

汶上以立功遂分茅社去春以荆門叛逆須議討除將戮賊臣俾司戎律攻城稍滯畧地未前屬炎熇以班師責逗遛而削爵自居遠郡俄換流年亟聞惕厲以自新宜降恩華而求舊使昇環列取象鈎陳可守右龍武大將軍

長興二年八月庚申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髙允真為右衛大將軍先是以據占編戶役于仗下故免其官今復敘任

晉高祖天福三年四月詔責授朝散大夫衛尉寺丞陳
保極夙蘊才名早登科第洎居班列深顯器能近者假
限既為朝章是舉自閻左降深悟前非宜推宥罪之恩
俾奉自新之命勉伸傾竭繼俟陟遷可復行尚書倉部
員外郎賜紫金魚袋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一百五十至五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銎

謄録監生臣孫晉元

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寛刑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斯寛刑之謂也故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漢興之初禁網疏闊而後或下民多辟自投罪罟爲之司牧不忘隱惻以至理官閲獄法科無爽申嚴攸屬國章是舉而乃録其昔款察其素心申恩以

矜老推仁而錫類寛其連及之典恕以狂愚之罰奉順時令重惜髪彦霽雷霆之威恢川澤之量霈然發號以原以降斯臯陶所謂好生之盛德仲尼所述濟猛之善政者也

漢文帝十三年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聯也一作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身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

新書奏帝憐悲其意是歲除肉刑

具法官定律門

後漢光武建武中董宣為北海相大姓公孫丹子殺人宣收丹父子殺之丹宗黨三十餘人稱寃宣使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坐徵詣廷尉當刑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繇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

二十八年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

女子宫謂幽閉也

三十一年九月甲辰詔令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宫

章帝建和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帝貰其死刑而降宥之

和帝永元元年十月令郡國弛刑輸作軍營其徒出塞者刑雖未竟皆免歸田里

十一年二月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癃老小女徒各降

半刑其未充三月者皆免歸田里

順帝即位初詔司隸校尉惟閻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貸

陽嘉元年九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皆減死罪一等亡命者贖各有差

楊倫順帝時為侍中會郜陵令任嘉贓罪千萬倫上請并罪本舉之主尚書奏探知密事徼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也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

之免歸田里

魏太祖時魏諷反劉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帝下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署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燋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

文帝黄初中韓宣爲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

已縛束杖未行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説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韓宣為軍謀掾嘗與臨菑侯植相值值天雨潦以扇自障往道邊植使人往問宣問答往還數四宣枝柱難窮植為太子言以為辯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脱袴纒褌面縛及其原褌要廹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

晉武帝太始中西平人趙路伐登聞鼓言多祓謗有司奏棄市帝曰朕之過也釋而不問

元帝時牟聃為廬陵太守疑郡人簡良等為賊殺二百餘人有司奏聃當死兄子貢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雖極法於貢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啟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慼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至頓斃朕亦何顏以

寄令使原畊生命以尉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

後魏明元時封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溫楷等謀亂伏誅

臨刑帝謂之曰終不令絶汝種也將宥爾一子玄之謂

曰弟處之子磨奴字君平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

子而赦磨奴

孝文太和五年三月詔曰法妖詐亂常妄說符瑞蘭臺

御史張求等一百餘人招結奴隷謀為大逆有司科以

族誅誠合刑憲但矜愚重命猶所弗忍其五族者降止

同祖三族止一門誅止身

陸叡爲鎮北將軍與穆泰等同謀搆逆賜死獄中免孥戮徙其妻子爲遼西郡民詔僕射李冲領軍于烈曰陸叡少年早蒙寵禄位極人臣自與卿等同受非常之詔朕許以不死之旨思得上下齊信以保大義朕於卿等嘗忘短棄瑕務相合養豈謂陸叡無心之甚一至於斯乃與穆泰結禍數圖反噬以朕遷雒内懷不可擬舉諸王議引子恂若斯之論前後非一始欲推故南安王

次推陽平王若不肯從欲逼樂陵王訕謗朝廷書言炳然事既垂就叡以洛都休明勸令小緩於是之後兩人復競然猶隱而弗聞賴陽平王忠貞奮發獲泰之言便爾馳表得使正人糾慝恒岳無塵是以叡之惩失處入門誅朕諦尋前言許不盡法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心逆意既果異餘犯雖欲矜恕無如之何然猶憶先言兼以末頰異議聽自死别府免厥孥戮其一門子孫永不齒元丕二子一弟首為賊端其父無人明

證理在可覩但以言無炳灼隠而弗窮以速坐應死特
恕為民朕本期有終而彼自棄卿等之間忽及今日違
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也諜反之外皎如
白日耳冲烈表曰臣等遭逢辛會生過昌辰才非利用
坐班位列功無汗馬猥受山河叨忝之寵終古無比莫
大之施萬殞靡酬而叡丕職乖犬馬心同梟獍潛引童
稚搆茲妖逆違悖天常罪踰萬殞叡結釁在心陰搆不
息閻說戚藩擬窺乾象雖覩休平未懐悛惑何嘗片辭

披露宿志原心語跡實為賊首丕之二子從惡累年交扇東西規擾并夏測觀此狀無客不知雖聖慈含育恕其生命其若天地何其若神祇何夫効誠盡節為下之常分刑茲無赦在上之常法況曲蒙莫大之恩獎以忠貞之義而更違天背道包藏姦逆求情推理罪乃常誅而慈造寬渥更流恩貸續叙三斷之骸還丕已絕之魄二三縱宥實虧憲典猶復上延天眷言念疇曰不以臣等背負餘黨別垂明詔再申齊信之恩重諭皎日之旨伏

讀悲慙惟深愧惕

沈保冲為南徐州冠軍長史坐援漣口 臣欽若等曰孝文太和二十一年南討諸將退敗有司處之死刑孝文詔曰保冲文秀致於漣口之子可特原命配維陽作部終身既而獲免

新興公丕子隆謀舉兵斷關丕當連坐孝文以先許不死之詔躬非染逆之身聽免死以為太原百姓其後妻二子聽隨隆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燉煌

李彪為散騎常侍孝文南伐彪為度支尚書與僕射李

沖任城王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沖等意義乖異沖積其前後罪過奏之帝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不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帝恕之除名焉

宣武時蕭寶夤以南齊宗室來奔除爲鎮東將軍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征乃爲使持節鎮東將軍別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百人與英頻破梁軍乘勝遂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死没者十四五有司奏寶夤守東橋不固軍敗繇之處以極法詔曰

寶夤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削爵還第

隋高祖開皇六年詔免尉遲逈王謙司馬消難三逆人家口配没者悉官酬贖使為編戸因除孥戮相坐之法

陸讓為番州刺史贓貨當死母馮氏上表求哀詞情甚切文帝愍然為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帝治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為勸帝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為世軌慈愛之道義感人神

特宜矜免用奬風俗讓可減死除名爲民

賀若弼平陳之役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繇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文帝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唱言云此二人惟堪噉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帝惜其功於是除名爲民

唐高祖武德四年二月親録囚徒謂僕射裴寂曰離亂之後犯法者多限以常條死者更衆其刼賊傷財主征人逃走官人枉法如此之徒理在難恕自餘之輩朕欲法外赦之於是多所原放

太宗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廣州都督黨仁弘坐枉法取財及受所監臨贓百餘萬當死太宗哀之曰吾一昨見大理進殺仁弘第五奏中心愴然臨晡食遂令輟案憫其白首就戮將全活之而為其求理永無濟路今曲法

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召五品以上至太極殿前而謂之曰夫人君執賞罰貴在必信同天地法四時也黨仁弘犯罪當死朕欲哀矜是朕自弄文法誠負天地臣有過請罪於君君有過須請罪於天因命有司設草席於南郊壝内日一進蔬食朕將三日告天請罪焉司空房玄齡等曰陛下躬履行陣撥亂平敵天下戸口千六百萬賴陛下而生禮治化行政寛刑簡仁弘受財議當極法陛下哀其耆耄賜以吏

生殺生之柄屬在人主今欲請罪於天臣等不勝悚懼請停太宗不聽自左序門入百寮於殿廷頓首三請且至日昃太宗乃手詔答曰夫為政之大慎枉刑獄縱捨任心以欺衆庶罪一也知人不明委用貪冒罪二也善善未賞惡惡不誅罪三也若斯三者豈得無過以公固諫且依來請於是宥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十七年吏部尚書侯君集以反伏誅臨刑容色不改

顧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昔自
藩邸早奉羈紲及蒙驅策謬當分閫擊滅二國頗有
微功爲言於陛下乞全一子以爲禋祀繇是特原其
妻及子爲庶人徙嶺南

二十二年九月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帝致政於
皇太子太子聞之憂見於色發言涕流長孫無忌等
請誅志冲帝手詔答曰朕聞以德下人者昌以貴高
人者亡是以五岳凌霄四海亘地納汙藏疾無損高

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當無罪是其狂也譬尺霧鄣天不虧於大寸雲遮日何損於明今卿等皆欲致以極刑意所不忍可更詳議任流遠方

高宗永徽四年十二月代州都督劉大器坐妄說圖讖情有窺窬特免死流配峯州手詔示百寮曰窺窬圖讖必以亡身滅族斯皆先賢設教歷代舊章今大器乃與妖人往還虛占禍福矯託天命包藏逆心非

意自彰已歸嚴憲今屈法免死者繇朕寡德所致故也去春遺愛等逆起於前今冬大器禍彰於後一歲之内再有此釁朕宵興自思非無深愧御史大夫長孫祥大理卿段寶玄奏言劉大器包藏禍心罪合極法天恩寛貸特免其罪臣聞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此法歷代嘗行大器不可縱捨臣等忝是法官敢以死請帝曰卿等執奉誠知守法朕已恕其性命不敢二三竟赦之

睿宗景雲二年十二月張奉先詐稱尚乘奉御僞宣
勑取内廏馬司農丞獨孤璿犯贓並命斬之臨刑有
制免死各杖一百放于嶺表
太極元年金城人段萬謙昇太極殿登御床自稱天
子呼宿衛兵士令稱萬歲有司固請誅之帝以為風
狂特免其死配流嶺表
玄宗開元二年九月己亥詔曰明王垂訓則罪不相
及善人懼罰則刑不可濫由是毋嘗有言豈坐趙括

魚既從戮寧遺叔向古之道也朕所務焉衛尉少卿崔滌竭誠奉國忘軀事君曾同下杜之遊頗寄中陽之舊誠表於先覺節全於後凋其兄湜素蓄異圖交結兇黨滌雖懷在原之急深憂閨室之刑動靜則聞始終必盡為臣無隱唯滌有之言念厥功曷云從坐況老父就殞諸兄繼歿揺落變哀有聞矜憫賞罰勸懲宜判忠邪滌家除兄湜一房外餘並不須為累

十四年詔曰陳州刺史李樂詐盜受贓其數甚廣法司斷死國有常刑時屬發生特申寬典宜免死貶為欽州道化縣尉員外置長任

二十五年正月宣州溧陽令宋廷暉涇州良原令周仁公寧州彭原令裴裔皆犯贓坐死刑帝以陽和在候特恕之悉杖六十配流於龔州

是年四月皇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駙馬都尉薛鏽並得罪特免瑤妃韋氏詔曰鄂王瑤妃韋氏時標令

德作配藩邸夫義已薄婦道惟勤規誡之言無繇見納輔佐之道空竭乃誠但恭肅以奉上每柔明以撫下周旋禮度固所未聞不有家風何至於此今因罪累例加本族有善不紀何以勸下其韋氏不須爲累

德宗貞元六年閏四月詔原富平令侯遵罪但停其官初遵縣人李載配納元陵園蕃兩車愆期或譖毀載於遵者因寄怒以痛繩之載所負之直不過數千而罰之

三百貫文枷禁捜辱焉載妹壻昭德皇后弟王果奏言
帝命御史臺鞫之遵具疑伏宰臣董晉竇參進曰李載
不納差科未為巨蠧侯遵峻其懲罰頗越常倫況是國
親去就有禮毀損過甚理當罪責望貶澧州司戶參軍
帝不欲以戚屬之故而罪吏故有是命
憲宗元和十二年七月宰相裴度為淮西行營處置使
用兵討吴元濟建牙赴行營奏用左衛武將軍張茂和
為都押衙茂和嘗以膽氣才略自贊於相府故度奏用

之茂和慮度無功淮蔡不可平乃辭之以疾度怒甚奏請斬茂和以厲行者憲宗曰予以家行忠順為卿遠貶

十二月戊寅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為春州司戶凌朝江播州司戶吳元濟拒命重質等屢與官軍力戰李愬平蔡州始來降以先許其不死故遠貶焉

十四年五月戊寅前平盧營田判官陸行倫忍棄慈親偷安異俗臣節既虧子道亦虧顧其積惡合寘重典但以好生為德來遠為心姑務含弘示其養理可守高州

司戶參軍

乙亥詔李師古嘗經任使待以始終雖是師道近親典章宜有差降其妻裴氏及女宜娘並於鄧州安置淄青平帝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以終始其妻於師道即嫂叔也雖曰逆人親屬量其輕重亦宜降等故有是詔

七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一萬三百餘貫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其母劉求哀於宰相崔羣因對言之帝

愍其母老乃曰朕將捨長孺之死何如羣對曰陛下卽
捨之當速遣人往若待正勑不及矣帝乃使品官馳往
止之貶曰詔杖八十長流康州
李宗奭爲滄州刺史與本道節度鄭權不叶不秉節制
權奏之憲宗令中使追之宗奭諷州兵留已上言懼亂未
敢離郡滄州將吏懼共逐宗奭宗奭奔歸京師詔以悖
亂之罪斬於獨柳之下後下詔曰李宗奭本於兇狠自
抵誅夷用戒猖狂合從孥戮顧其微細已正刑章特示

含弘載寛緣坐其妻辛氏及男女等先收在掖庭並宜放出前數日帝謂宰臣曰李宗奭雖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與其子女俱在掖庭於法皆似過深卿等曾留意否崔羣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免魁其妻子近屬儻獲寛恕實合弘覆之道帝遂出之准法逆人親屬得原免者唯止一身至是其奴婢資貨悉令還付

穆宗長慶二年六月有于方者故司空頔之子欲以譎

謀求進言於宰相元稹稱有奇士王昭等可反間出牛
元翼於深州之圍偕誘兵吏部印為告身二十通以便
宜給賜稹皆然之尋有告事人李賞上言稹設計陰謀
令王昭等三人謀害宰相裴度詔三司案鞫無害裴度
事而餘事並露獄成詔曰于方罪犯合處極刑以其父
頔頃在襄陽頗能幾諫不陷不義方實有之又念其弟
季友嘗聯國姻特宜免死長流端州李賞流潮州郭立
贊于啟明王昭以于方既從減論並放杖郭立贊配流

封州于啟明配流新州王昭配流雷州

敬宗寶歷三年正月御史臺奏右諫善大夫李方現把笏擊損內園品官李重實款狀明具勑李方現不自謹身有此喧競假如品官陵忽只合請實奏聞輒肆狂蹤恣行毆擊傷人見血理在難容但以父有勤勞身叨宗屬特從輕典粗以繩違宜量罰兩月俸料

三月丙子御史臺推勘京兆府藍田縣令劉伉在任日將諸色錢隱沒破用凡九十餘萬制曰劉伉所犯贓私

其數至廣恣為貪猾固抵刑章若據本條合當極法以其大父於國有勞特為矜量俾從寛宥宜除名流雷州侃故宰相晏之孫也

文宗太和三年五月滄州平制李同捷力屈計窮方圖轉禍在途陰懷狡計夜縱火號潛誘家僮更謀網漏自速梟獻其母并妻男及家口等宜並特從寛宥令於潮南館内諸有空閑處安置是月李載義進滄鎮兩州生口除在路死損外見在將健共七百五人鎮州三百九

十人已誅元惡按問其餘並宜減死分配邊州充鎮諸州防秋便充正額官健度支給衣糧

六月勑李同捷弟同志久因貶謫不涉逆謀又知異出特寛緣坐宜聽隨母於所配居止

六年七月刑部奏大理寺申斷和州刺史徐登加徵税錢據其贓犯合處極法特勑徐登減死決四十流潮州

七月慈州刺史杜叔近犯贓法當死庚申詔叔近以時屬元陽務從寛宥決八十流儋州

後唐莊宗以同光四年四月即位下詔曰朕臨御寰區當明賞罰刑既加於有罪道貴洽於無私據親疎宜分皂白特行寛宥俾釋憂疑罪人元行欽孔謙及應犯法人田宅已從籍没其門人使下任從穏便不詰罪尤灼然有才能者仍許所司録任

長興三年三月殿直張紹謙奏父靈武節度使希崇先借官馬十五疋遣軍將裴昭隱等二人進納其人與進奏官范順之隱留一疋合抵極法帝曰不可以一馬而

戮三人笞而釋之

十一月甲辰勑龍驤毛璋陶玘曹廷隱成景弘等或子或弟本無相及之刑尋示寛恩各免連坐止令州府别係職官而闕收管已來縻係之後頗極窮困宜放營生仰逐處開落姓名乃給公憑放逐穩便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詔曰朕自中春釁生家國長子重吉遠陷無辜其供奉官楚祚乘幼主之猜嫌徇賊臣之指使纔聞差使遠自請行坐情過甚于仇讐臨法不依

於制度恣加凌辱隱奪資財縱使致於族誅亦未平於深恥朕再惟大體不欲極刑抑沈痛於恩情示好生于天道且令遠斥粗釋幽冤宜配登州長流百姓嘗知所在其父西京副指揮使處章放令自便縱逢恩赦不在齒錄之限重吉明宗時為控鶴指揮使鄂王時朱馮忌嫉出為亳州團練使重吉初不奉詔令宋州節度使召赴州令楚祚往害之帝息嗣不多併罹非禍言發涕零後知祚殺重吉時詬辱笞掠以責家財時祚在外位立

令追攝將加極刑韓昭裔曰帝王天下君父臣下皆爲
赤子論刑定罪須合人心楚祚承命檢校家財理須窮
詰若以此加法懼失物情今便族楚祚之門已逝者何
救臣受恩殊等安敢惜言帝曰吾兒不可復得殺一楚
祚何足與言帝性仁恕終爲韓閑釋而祚免死是年詔
陜州放左龍武統軍王景勘絳州刺史張從諫先是二
人從康義誠出軍皆爲部下所執歸帝初欲誅之從諫
大言曰臣從殿下千征萬戰臣之材力殿下所知豈童

豎輩所能制臣誘臣歸首翻以為擒面欺也帝惜其才用令拘於陜獄至是釋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七月諸衛將軍婁繼英坐張從賓叛梟首闕下勑河府奏收到婁繼英男萬泉令懷德據婁繼英已行處斬家業投官其婁懷德令河府追取舊受告身毀抹特從釋放

三年八月大理寺以左街使從人韓延嗣招為百姓李延暉衝省街使連喝不住遂驅趂毆擊致延暉身死准

律鬭毆人者元無殺心因相鬭毆而殺人者絞故殺人者斬其韓延嗣准律皆斬准刑法絞類節文絞斬刑決重杖一頓處死勑曰韓延嗣因叫喝見不避路者輒行毆擊致傷人命法寺定刑比不因鬬故毆傷人辜內死者依殺人論蓋徵相類且非本條有所起法當在宥宜決脊杖十八黥面配華州發運務收管

周太祖廣順二年九月同州節度使薛懷讓并子有光受夏陽縣民張延徽獻送迫促判官劉震斷殺里人康

重等詐究臺司奏薛懷讓并子有光及隨幕判官軍將
等並令追攝勘問帝以懷讓武臣位兼使相不欲責辱
只令臺司據見勘到款占結案獄成上付大理寺詳斷
劉震王延誨並處死刑部郎中劉延詳覆稱

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慎罰

夫震曜殺戮上天之顯道也刑罰威獄王者之大柄也聖人則象天明司牧民命所以糾虔姦慝章明軌度則刑辟之設禮樂之助也然而丕蔽或爽頗纇有彰巧詆致其深文平民陷於非辟則常寒總至作沴於陰陽胥

毖急聞無措於手足是故帝嬀勅法形欽恤之言周穆制刑敦簡孚之訓臯陶作士寧失於不經盤庚誥民敢動於非罰皆所以昭明慎之旨懲糾紛之弊也稽古舊史足示方來后辟紛綸光猷輝映至如齋居論決深形於勤恤覆鞫惻愴無憚於淹久動遵經義以取乎大中時下教告式申於服念若斯之類實繁其徒有足明徵并從論決

舜既受禪乃命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宥寬

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鞭作官刑以鞭爲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夏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愆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也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從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辜罪經常司主也皐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

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漢高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當謂處斷也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

武帝征和四年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

市朋黨比周比音頻寐切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職常也失其常理也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爲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者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後元年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爲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寛

宣帝即位以武帝末法令滋彰禁網寖密時廷尉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帝深

愍焉迺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有罪者更興邪惡無辜者反陷重刑是決獄不平故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禄薄鞫窮也獄事窮竟也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寛恕黄霸等以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帝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未央宫中有宣室殿賈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獄刑號爲平矣

地節四年九月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瘐病也囚以饑寒而死曰瘐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

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詔曰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明帝永平三年詔曰有司其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夙夜

匪懈以稱朕意

章帝建初五年三月甲寅詔曰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追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爲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

質帝本初元年正月丙申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洪範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因逆感禁微應大前聖所重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

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令守闕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罹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災眚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勑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寛

靈帝熹平五年四月使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寃枉原輕繫休囚徒

魏武帝令曰夫刑者百姓之命也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擇明達法理者

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文帝黄初五年詔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懐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爲苛政甚於猛虎吾佩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違其誡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明帝太和三年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毎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

青龍四年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

刑措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彰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案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犯罪苛法猶存爲之陷阱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寛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已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與親治有乞恩者便與奏當文書俱

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晉武帝太康九年詔郡國五歲刑以下決遣無留庶獄

後魏明元永興三年十二月詔南平公長孫嵩任城公嵇拔白馬侯崔玄伯等坐朝堂錄決囚徒務在平當

太武太平眞君六年詔諸有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決

獻文末年尤重刑罰言及常用惻愴每於獄案必令覆鞫諸有囚繫或積年不斷羣臣皆以爲言帝曰獄滯雖

非治體不猶愈乎倉卒而濫也夫人幽苦則思善故囹圄與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輕恕耳繇是囚繫雖滯淹而刑罰多得其所

孝文延興四年以中書覆案頗上下其法遂罷之獄有大疑乃平議焉先是諸曹奏事多有疑請又口傳詔勑或致矯擅於是事無大小皆令據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則制可失衷則彈詰之盡從中墨詔自是事咸精詳羣下莫敢相罔

太和四年幸廷尉籍坊二獄引見諸囚詔曰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所懸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仗獄官之稱其任也一夫不耕將或受其餒一婦不織將或受其寒今農時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多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之業

五年五月朔詔曰迺者邉兵屢動勞役未息百姓因之輕陷刑網獄訟煩興四民失業朕每念之用傷懷抱農月要時民須肆力其敇天下勿使有留獄久囚

十一年十一月戊申詔曰朕惟上政不明令民陷身罪戾今寒氣勁切杖棰難任自今月至來年孟夏不聽拷問罪人又歲既不登民多饑窘輕繫之囚宜速決了無令薄罪久留獄犴

二十年七月丁亥詔曰法爲治要民命尤重在京之囚悉命條奏朕將親案以時議決

宣武永平元年七月詔曰察獄以情審之五聽枷杖小大宜各定準然比廷尉司州河南雒陽河陰及諸獄

官鞫訊之理未盡矜恕掠拷之苦每多切酷非所以祇
憲量衷愼刑重命者也推濫究枉良軫於懷可付尚書
精檢枷杖違制之緜斷罪聞奏
出帝永熙三年五月庚寅詔諸幽枉未申事經一周已
上悉集華林朕將覽察脫事已經年有司不列者聽其
人各自陳訴若事連州郡緜滯淹歲月亦仰尚書總集
以聞
隋文帝開皇五年侍官慕容天遠糾都督田元冒請義

倉事實而始平縣律生輔恩舞文陷天遠遂更反坐帝聞之乃下詔曰人命之重懸在律文刊定科條俾令易曉分官命職恒選循吏小大之獄理無疑舛而因襲往代別置律官報判之人推其爲首殺生之柄嘗委小人刑罰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作爲政之失莫大於斯其大理律博士尚書刑部曹明法州縣律生并可停廢自是諸曹決事皆令具寫律文斷之

十二年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駮罪同論異八月甲戌制

天下死罪諸州不得便決皆令大理覆治事盡然後上
省奏裁
十六年詔決死罪者三奏而後行刑
唐高祖武德四年四月詔曰緩刑議獄哲后彛訓解網
泣辜前王茂軌朕君臨海內撫育黎元一物乖所納隍
興慮其益州道行臺及夔州總管府衆務臻集統攝遐
長囚徒禁繫其數不少或控告未申多有寃屈或注引
肆志濫及貞良致使文案稽延獄訟繁擁念彼枉滯情

深愍惻其益州總管内諸州委御史大夫光逸檢校䕫州管内委趙郡公孝恭檢校所有囚悉令覆察務從寛簡小大以情但有負罪逃亡離棄鄉邑無問輕重悉令歸首明加勸導務脩墾植庶使家給人足稱朕意焉

太宗貞觀元年七月戊申詔曰朕恭膺寶命撫臨率土永鑒前王憲章典故雖文質遞變沿革不同而發號施令殊塗一揆皆所以成當世之典謨開生民之耳目納之軌度令行禁止自律令班下積有歲時内外羣官多

不尋究所行之事動乖文旨此乃臣有所隱民不見德與夫不令而誅何以異也斯豈守道履正徇公奉法者乎自今以後官人行事與律乘違者仰所司糾劾具以名聞

二年三月帝謂侍臣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自今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

三年四月詔曰泣辜慎罰前王所重枉繫一日事等三

秋州縣法司特宜存意普告天下知朕意焉

五年八月制決死刑雖令即決仍三覆奏十二月制決死刑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行之其日尚食勿進酒肉皆令門下覆鞫有據法當死而情有可矜者録狀奏聞

十七年九月丁卯帝謂大理卿孫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堅恐人傷作箭者欲其銳恐人不傷何則各有司存利在其中故也朕甞問刑罰輕重每稱法網寬於往代

仍恐主獄之吏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釣聲價今所憂正在此耳深宜防禦務在寬平

二十年帝征遼回二月次行靈石縣指獄而謂皇太子曰此何謂也皇太子對曰此所謂圜獄將繫罪人帝因曰文王作罰刑兹無赦而漢文帝志在輕刑但以平允爲佳非謂有罪即釋也濫殺無辜則政道缺久滯有罪則怨氣生圜土之中視青天有同懸鏡而鏁械膚體欝結其中夫脩已者可以知物傳曰其恕乎緜此言之不

可不慎

高宗以貞觀二十三年即位九月帝問大理卿唐臨獄繫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合死帝聞囚數不多怡然形於顏色謂臨曰昔東宮卿已事朕朕承大位卿又居近職以疇日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爲國之要在於刑法刑急則人殘法寛則失罪務令折衷稱朕意焉

永徽六年十一月癸巳詔曰朕聞小大以情義重前誥

哀矜勿喜道光遐册朕恭膺寳業嗣臨億兆留心聽斷
劬勞日旰一物乖方納隍軫慮今既科格咸備憲制久
行鞫訊之法律條具載深文之吏猶未遵奉肆行慘虐
曾靡人心在含氣之倫禀柔脆之質乃有懸枷著樹經
日不解脱衣迴立連宵忍凍動轉有礙食飲乖節殘酷
之事非復一途楚痛切身何求不得言念於此深以矜
懷又挾匿名書國有常禁凡厥寮庶咸應具述近遂有
人向朝廷之側投書於地隱其姓名誣人之罪朕察其

所陳皆極虛妄此風若扇爲蠹方深自今以後內外法司及别勑推事宜並依律文勿更别爲酷法其匿名書亦宜准律處分庶使泣辜之情遠覃於四海卹刑之旨長垂於萬葉

龍朔二年八月詔曰哀矜折獄義先呂訓明慎用刑事昭姬象朕以寡昧嗣登宸極思闡大猷式隆景運蹈氷是懼屢想於懷中馭朽彌兢馳襟於裕下虛巳待物每從寛政如聞率土州縣留獄尚繁困於囚繫致於病死

一歲之中數盈二百蓋緜上𢛳亭育之化下乖堯舜之心深責在躬興言多媿抑又聞之與我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今之所任或虧政道未詳欽恤之旨但徇刻苛之情幽縶困滯證逮遐廣寒暑相襲風露交侵淹乎年月成其病苦加以榜笞失度桎梏違法巧詆深文去將安適獄市之寄何其爽歟自茲以後宜革前弊罪無大小不得稽留其囚病患及罪輕并笞杖等雖法有常規恐典吏妄生威福官人不存檢校或顏面囑請觸類

以之若仍舊不悛當加重罰布告天下知朕意焉

麟德二年三月戊午詔曰今陽和布氣東作聿興甘澤雖霑猶未周洽睠兹南畝彌用憂勤瞻彼西郊良深兢惕宜順發生之序以申簡恤之恩西京及東都諸司雍雒二州見禁囚徒宜准龍朔元年慮囚例處分其西京令左侍極兼檢校大司憲陸敦信充使東都令右肅機盧承慶充使必令息彼冤滯稱朕意焉

咸亨三年十一月駕幸許汝等州分遣使覆見禁囚徒

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曰自今內外法官咸宜敬慎其文深次骨跡徇凝脂高下任情輕重失衷必寘嚴典以彰癉惡

景龍二年七月大理正王志愔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立則人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寮多不奉法以縱罪爲寬恕以守文爲苛刻臣愚少執刑典即爲衆所謗帝謂曰法急則傷人寬則漏罪情實寘罰在於中平宜慎之志愔因奏上應正論以見意

玄宗先天二年四月詔曰法憲之設期於無私本以救人蓋非獲已故得情存於勿喜折獄貴於哀矜至如斷決諸罪皆著科條若守而不失自爲良吏如聞近日州縣罕習章程率情嚴酷或致殞殂假令事應重辟固當明啓刑書豈可輒因夏楚輕絶人命太上皇仁覃萬寓澤被羣生子愛黎甿慎恤刑罰予恭承天訓虔奉睿圖旰食載勤納隍兢慮凡厥長吏宜達此懷務遵法式勿仍前弊如或有違當寘嚴法宣示黔庶咸使聞知

開元三年二月庚午詔曰無知之徒自罹刑憲一遭縲絏坐變星躔長吏依違不時疏決過成滯獄豈曰當官況三陽在辰德澤思布一物失所勤恤是殷惟懷永圖俾申幽枉其所在見禁囚未斷決者令所在長官親加按理仍令御史及按察使訪察隨事糾繩

六年二月己卯詔曰仲春在候膏雨頻流故當法天布和順時行令天下諸繫囚宜令所繇作速疏理斷決勿有寃滯

八年詔曰庸愚之人自犯疎網至於公憲誠則難容然服念泣辜昔賢懿躅惟刑是恤不可暫忘如聞囚徒或有寃滯久在幽縶情何以堪其外州已有使覆京城内宜令中書門下就禁司按理如有枉濫隨事奏聞

十四年四月詔曰時屬正陽事殷蠶穡慜彼囹圄或多寃濫宜弘慎恤之恩俾助生育之德其所有囚徒除死囚已外所司長官即踈決處分庚戌又詔曰孟夏麥秋尚決小罪況天時漸熱深慜繫囚徒宜令中書門下巡

城内囚徒量事處置畿甸徒囚赤縣縣令疏理斷决勿滯禁人

二十年二月駕發東都北廵狩申命宰臣所在疏决囚徒

二十三年四月壬子詔曰農作是時人無棄日所在獄訟或有滯留其都城已令中書門下疏理其京城及北都各委留守天下諸州委本道採訪使及本州長官隨事决斷勿令寃繫徒以下罪並量决罰便訪其官典犯

贓宜准常式

二十五年正月壬午制曰朕猥集休運多謝哲王然而哀矜之情大小必慎自臨寰宇子育烝黎未嘗行極刑起大獄上玄降鑒應以祥和思叶平邦之典致之仁壽之域自今有犯死刑除十惡罪宜令中書門下與法官詳所犯輕重具狀奏聞

天寶十載正月詔曰法以輔德刑以閑邪豈在煩苛必資簡易朕永懷至理思致還淳每懷哀矜之心屢申寬

大之詔實欲人皆知禁化洽無爲頃者已令法官刋

刑典蓋繇此也

肅宗乾元三年閏四月己卯御明鳳門大赦改元詔曰

自古百王欽愼刑罰蓋以法者人之命刑者國之權茍

或失其科條固難措其手足頃以姦臣擅命中典不修

造次便行哀矜何在自今已後其有犯極刑者宜命本

司依舊三覆庶平反之際人謂不寃幽明之間理皆無

濫

代宗寶應三年七月壬寅大赦改元制曰天下刑獄須大理正斷刑部詳覆不得中書門下便即處分

大歴四年七月癸未詔曰如聞州縣官比年來率意恣行麤杖不依格令致其殞斃深可哀傷頻有處分仍聞乖越自今以後非灼然蠹害者不得輙加非理仍委觀察節度使嚴加糾察勿令有犯録名聞奏宣示中外宜悉朕懷

德宗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曰近日州縣官吏專

殺立威杖或踰制自今以後有責情决罰致死者宜令本道觀察使具事繇聞奏并申刑部御史臺

順宗初即位制曰天下官吏應行鞭捶本罪不至死者假以責情致令殞斃每念於此良增惻然宜切加察訪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制曰天下官吏應行鞭捶責情致死者切令察訪

三年九月給事中穆質奏諸州府鹽鐵使巡院應决私鹽死囚請州縣同監免有寃濫從之

四年正月詔曰自今以後在京諸司應决死囚者不承正勑並不在行决之限如事迹兇險須速决遣并特勑處分者宜令一度覆奏時左街功德使吐突承璀牒京兆府稱奉進止令杖死殺人僧惠寂府司都不覆奏便行御史臺奏故有是詔

九年八月袁州刺史李將順坐掊擾人貶道州司户參軍大僚請執政以爲刺史抵禁不經按訊遽貶官恐不可乃追詔遣御史馳往推究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赦書刑獄所繫理道最切如聞比

來多有稽滯一拘圄圄動變炎涼自今已後宜令御史臺切加訪察每季差御史巡囚事涉情故或斷結不當有失刑政具事繇聞奏其天下州縣并委御史臺并出使郎官御史兼諸道巡院切加察訪

四年三月壬子赦書天下諸州府縣官吏應行鞭捶本罪不至死者假以責情致令殞斃每念於此良增惻然宜委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等切加察訪具事繇聞

奏

敬宗寶歷元年四月制如聞京城諸司捕繫推鞫動經旬時每季御史廵囚罕能舉劾積成寃滯爲獘頗深宜重舉明長慶元年七月十八日赦件聞奏

文宗太和四年四月丁丑詔曰如聞時稼甚滋人心望歲近者時雨稍乏憂懷載深慮有留獄致傷和氣應京城諸司見禁囚徒宜令御史臺選清强御史二人各就司疏决處分具輕重以聞

六月壬申詔如聞御史臺大理寺京兆府及諸縣囚徒

近日訊鞫例多停滯自今已後宜令所司速詳決處分其諸司應推獄有稽緩稍甚與奪或乖者仍委尚書左右丞及分察御史糾舉以聞

十月詔自今已後有特決囚不令覆奏者有司亦須准故事奏覆先是命中人送教坊樂官劉楚材等四人付京兆府杖殺之不令覆奏又送宮人張缺等十人於西内處置宰臣楊嗣復等奏伶人賤類出入宮禁定刑議罪有異平人若不痛繩即難簡肅准宣各決痛杖一處死事亦相緣宣下之事未有正勑府司准宣處置又不覆奏稍乖常例有惑衆情詔答曰宣下之時不令覆奏稍乖舊制良用慨然遂有是詔

五年二月丁丑詔以方春用事寒氣稍侵京城見禁囚徒慮有寃結宜令御史兩人各就本司疏理以聞

七年正月壬子詔曰議獄恤刑前王攸重茍有寃滯即傷陽和應在城諸司諸使有囚徒限七月内處分訖奏聞河南府八州府敇到准此處分

閏七月乙卯朔詔京城囚徒慮有寃滯已委疏決務從寛降宜令鄭覃令狐楚速具條疏以聞

八年四月丙戌詔曰朕比屬暇日周覽國史伏讀太祖

因閲明堂經見五臟之係咸附於背乃下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且人之有生繫於臟腑炙針失所尚致夭傷鞭扑苟施能無枉横況五刑之内笞最為輕豈可以至輕之刑傷至重之命朕躬承丕業思奉貽謀言念於兹載懷惻隱其天下州府應犯輕罪人除情狀巨蠧法所難原者其他過誤罪愆及尋常公事違法並宜准貞觀四年四月十七日制處分不得鞭背今年已後每至夏至已後立秋已前就州府常條之中亦宜量與矜減速為

疏理不得久令禁繫委御史臺切加糾察永爲常式

五月辛亥朔癸丑詔曰如聞大理寺所覆諸州府刑獄皆盤勘徵細節目不早詳斷道路遐遠往返經年非惟囚禁多時有傷和氣兼亦覬望恩澤故涉稽留爲獘頗深須有提舉宜令御史臺切加糾察准勑限較科推狀中有贓數異同及罪人伏欵未盡者即許移牒盤問其他煩碎事條不關要節者并不得更令移牒勘覆

開成四年四月詔曰京城百司及府縣禁囚動經歲年

推鞫未畢蓋繇官吏因循致此留獄覊縶在候寃滯難
堪宜付御史臺委中丞高元裕及强明御史三兩人各
就本司應見禁囚分閲案牘據理䟽决聞奏
宣宗大中四年四月詔法司用刑或持巧詐分律兩端
遂成其罪既奸吏得計則黎庶何安自今已後應書罪
定刑宜令直指其事不得舞文妄有援引頒示天下長
吏嚴加覺察不得輙使奸吏如有此色當議停解
九月御史臺奏准舊例京兆府准勑科决囚徒合差監

察御史一人到府門監决伏請自今巳後許令御史到府粗精引問以究獄情如囙不稱寃方許行决兾其淫刑永息寃濫獲申𠡠旨宜依其河南府亦令准此諸州應有死囚仍委長吏差官監决

八年三月甲辰詔此後除巨蠹所不原外每立夏至立秋前犯罪人就州府常條之中量與减貸速爲疏理無令淹繫

懿宗咸通元年詔曰至道所先刑柄最切向聞鞫斷動

隔炎凉不惟理且未伸多致疾而成夭宽霾既聚和氣乃傷日月星辰繇此失度水旱蝱賊所以爲災自此委刑法官條示天下州府長吏旋即疏理無致淹延

後唐莊宗天祐五年四月下令曰議獄恤刑比求寃濫頑民下輩輕侮憲章茍非五聽之通明何辨二門之邪正自今後法司如有疑獄予自據格令以决之此法既行雖親無赦

同光二年六月己巳勑應御史臺河南府行臺馬步司

左右軍廵院見禁囚徒據罪輕重限十日内并悉决遣

申奏仍委西京諸道州府見禁囚徒速宜疏决不得淹

停兼恐内外刑勢官員私事寄禁切要止絶俾無寃滯

三年五月巳未在京及諸道州府所禁罪人如無大過

速令疏决不得淹滯

六月甲寅勑刑以秋冬雖開惻隱罪多連累翻慮淹滯

若或十人之中止爲一夫抵死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

時言念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并宜各

委本司據罪詳斷申奏輕者即時疏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然後行法如是事繫軍機須行嚴令或謀惡逆或畜姦邪或行刼殺人難於留滯並不在此限

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庚申勑應天下州使繫囚除大辟罪已上委所在長官速推勘决斷不得傍追證對經過食宿之地除當死刑外並仰釋放兼不徵治

二年春左拾遺李同上言天下繫囚請委長吏逐旬親自引問質其罪狀眞虛然後論之以法庶無枉濫從之

六月大理少卿王彝上言凡决極刑合三覆奏近年已來全不守此伏乞今後前一日令各一覆奏奉勑宜依

八月西京奏奉近勑在京犯極刑者令决前一日各一覆奏伏緣當府地遠此後凡有極刑不審准條疏奏覆奏奉勑旨昨六月二十日所降勑文秖爲應在雒京有犯極刑者覆奏其諸道已降旨命准舊例施行今詳西京所奏尚未明近勑兼慮諸道有此疑惑故令曉諭

十月辛丑德音爲政之要切在無私聽訟之方惟期不

濫天下諸州府官員如有善推疑獄及曾雪寃濫兼有
興政者當具姓名聞奏别加甄獎
三年正月丁巳内出御札曰朕聞堯舜有恤刑之典貴
務好生禹湯申罪已之言庶明知過今月七日據廵檢
軍使渾公兒口奏稱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鬭之事
朕昨初聞奏報實所不容率爾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
今旦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為戲既載聆讜議方
覺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亦以渾公兒誑誣頗甚敬

瑭詳覆稍乖致人當枉法而殂處朕於有過之地今減常膳十日以謝幽枉其石敬瑭是朕懿親合施規諫既玆錯誤宜示省循可罰一月俸渾公兒決脊杖二十仍削在身職銜配流登州常知所在其小兒骨肉各賜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瘞兼此後在朝及諸道州府凡有極刑須子細裁遣不得回循付中書門下百僚進表稱賀

十二月癸丑諸州使數奏囚人死於獄中奉勑朕以握

圖纘位端已臨民每於刑獄之間倍軫憂勤之念慮多淹滯累降指揮儻一物以銜寃撫萬機而是愧近聆數處申奏囚人獄内身殂事既不明理難取證將絶欺罔之弊須頒條理之文宜令今後凡有刑獄切依前准敕命施行斷遣不宜淹停如有賊徒推尋反證斷遣未聞在獄疾病者委隨處官吏當面録問令醫人看候無致

推司官吏别啓倖門

長興元年二月郊祀畢下制曰欲通和氣必在申寃將

設公方實資奬善州縣官僚能雪寃獄活人生命者許非時選仍加階超資注官與轉服色已著緋者與轉兼官

二年三月辛亥勑朕猥以眇躬膺承鴻業念彼疲瘵勞於寢興或慮官不得人因成紊亂或慮刑非其罪遂致悠嗟王化所興獄訟爲本茍無訓勵必有滯淹近日諸道百姓或諸多違犯或小可鬬爭官吏曲縱吏人巧求瑕釁初則滋張節目作法拘囚終則誅剥貨財爲恩出

拔外憑公道内徇私情無理者轉務遷延有理者却思退縮積成訛獘漸失紀綱自今後切委逐處官吏州牧縣宰等深體予懷各舉爾職凡關推究速與剸裁如敢苟縱依違遂成枉濫或經臺訴屈或投匭申寃勘問不虛其元推官典并當責罰其逐處觀察使刺史别議朝典宜令諸道州府各依此處分所管屬郡委本道嚴切指揮

八月丁亥勑三京諸道州府刑獄近日訪問依前禁繫

人多不旋决諸道宜令所在各委長吏專切推窮不得滯淹

愍帝應順元年三月戊午詔曰刑柄爲制禮之先獄訟乃有國之重一成共守四海同文咸符欽恤之言乃致太平之道以近及遠列職分司申明皆有其舊規决斷各縣其所屬惟理則罪疑可定惟正則刑措可期諒在舉行方無壅滯應三京諸道州府繫囚據罪輕重疾速斷遣比來停滯須奏取裁不便區分故爲留滯今後凡

有刑獄據理斷遣如有勑推按理合奏聞不在此限

末帝清泰元年五月丁丑詔在京諸獄及天下州府見繫罪人正當暑毒之時未免拘囚之苦誠知負罪特軫予懷恐法吏生情滯於決斷詔至所在長吏親自慮問據輕重疾速斷遣無令淹滯

二年五月辛丑詔曰運當昭泰時屬樂康思欲導和氣於雍熈布休光於幽隱將期恤物必軫深仁今以甫及継賔適茲炎毒宜茂好生之德俾敷在宥之文足以寛

肺石之寃辭叶薫風之解愠廣遵時令獲奉天心宜令

御史臺河南府運巡諸道州府自五月一日已前見繫

罪人常赦不原及已見情狀之外悉令疾速斷遣勿至

淹停

晉高祖天福三年正月勑應諸道州府刑獄慮有淹延

宜令逐處應用禁繫人等并仰各據罪戾詳事理速斷

遣不得停滯仍付所司

三月庚午詳定院奏前守洪洞縣主簿盧琛進策云伏

以刑獄至重朝廷所難尚書省分職六司天下謂之會府且諸道決獄若關人命即刑部不合不知欲請州府凡決大辟罪人請逐季具有無申報刑部仍具録案欵事節并本判官馬部都虞候司法參軍法直官馬部司判官名銜申聞所貴或有案内情繇不圓刑部可行覆勘如此則天下遵守法律不敢輕議刑書非唯免有銜宼抑亦勸其立政者臣等參詳伏以人命至重而國法須精雖載舊章更宜條理誠爲允當望賜施行從之

五月詔曰刑獄之難古今所重但闗人命實動天心或有寃䰟則傷和氣應諸道州府凡有囚徒據推勘到案款一一盡理子細檢律令合格勑其間或有疑者准令又讞大理寺亦宜申尚書省省寺明有指歸州府然後決遣

五年三月丙子詔曰自大中六年已來務耳稱寃決杖流配訴内雖有理不在申明令後據其所陳與爲勘斷務耳之罪准律別科

六年秋七月庚辰詔曰政刑所切獄訟惟先推窮須察於事情斷遣必遵於條法用弘欽恤以致和平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縣見禁諸色人等宜令逐處長吏常切提撕疾速決遣每務公當勿使滯淹

少帝天福八年四月壬申勑詔自臨寰宇思致和平以四海爲家慮一物失所每念狴牢之內或多枉撓之人屬此炎蒸倍加軫惻與絶滯淹之嘆用資欽恤之仁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見禁罪人等宜令逐處長吏嚴

切指揮本推司及委本所判官疾速結絶斷遣不得淹延及致冤濫仍付所司

開運二年五月壬戌殿中丞桑簡能上封事曰伏以天地育萬物廣博厚之恩帝王牧黎元行寛大之令是知恤刑緩獄乃爲政之先布德行惠實愛民之本今盛夏之月農事方殷是雷風長養之時乃動植蕃廡之際宜順時令以弘至仁竊以諸道州府都郡縣應見禁罪人或有久在囹圄稍滯區分胥吏舞文枝蔓及衆搥楚之

下或陷無辜縲絏之中莫能自理茍一人拘繫則數人營財物用旣殫功業亦罷若此之類實繁有徒切恐官吏因循寖成斯弊伏乞降詔旨令所在刑獄委長吏親自録問量罪疾速斷遣務絶冤濫勿得淹留庶免虚禁平人妨奪農力冀召和氣以慶明時敇曰囹圄之中縲絏之苦奸吏茍窮於枝蔓平人用費於貨財繇兹滯淹兼致屈塞桑簡能體兹軫憫專有敷陳請長吏躬親免獄官抑逼深爲允當宜在頒行

十月甲子秘書省著作郎邊玕上封事曰臣聞從諫如流人君之令範極言無隱臣子之嘗規蓋欲表大國之任人致萬邦之無事前文備載可舉而行伏以皇帝陛下德合上玄運膺下武旰食宵衣而軫念好生惡殺以推仁幾措典刑固無寃枉然以照臨之内州郡尤多若不再具舉明伏恐漸成姦弊臣竊見諸道刑獄前朝曾降勑文凡是禁繫罪人五日一度録問但以年月稍遠漸致因循或長吏事煩不及躬親點檢或胥徒啟倖妄要

追領證明慮有涉於淫刑即恐傷於和氣伏乞特降詔勑自今後諸道并委長吏五日一度當面同共録問所奠處法者無恨銜寃者獲伸俾令四海九州咸歌聖德五風十雨永致昌期勑曰人之命無以復生國之刑不可濫舉雖一成之典務在公平而三覆其詞所宜詳審凡居法吏合究獄情邉圩近陟周行俄陳讜議更彰欽恤宜允申明

三年十一月丁未左拾遺竇儼上疏曰臣伏覩名律例

疏云死刑者古先哲王則天垂象本欲生之義期止殺絞斬之坐皆刑之極也又准天成三年閏八月二十三日勑行極法日宜不舉樂減常膳又刑部式决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斯皆仁君哀矜不捨之道也竊以虫尤爲五虐之科尚行鞭扑漢祖約三章之法止有死刑絞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項異處大辟之目不出兩端淫刑所興近聞數等葢緣外地不守通規肆率情性或以長釘貫篸人手足或以短刀臠割人肌膚乃至累朝半

生半死俾冤聲而上達致和氣以有傷將弘守位之仁在峻惟刑之令欲乞特下明勑嚴加禁斷者勑曰文物方興刑罰須當有罪宜從於正法去邪漸契於古風實儼所貢奏章實裨理道宜依所奏准律令施行

漢隱帝乾祐二年正月勑政貴寬易刑尚哀矜慮滋蔓之生奸實軫傷而是念今屬三元改候四序履端將冀和平無如獄訟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見繫罪人委逐處長吏躬親慮問其於决斷務在公平但見其情即爲

具獄勿令牽引遂致淹滯無縱舞文有傷和氣
四月甲午勑曰月届正陽候當小暑乃挺重出輕之日
是恤刑議獄之辰有罪者速就勘窮薄刑者晝時疏决
用符時令勿縱滯淹三京鄴都諸道州府在獄見繫罪
人宜令所司疾速斷遣無致淹滯枉濫
五月辛未勑王化所先獄訟攸切不唯枉撓兼慮滯淹
適當長養之時正屬熇蒸之候累行條貫俾速施行靡
不丁寧未曾奏報再頒告諭無或因循應三京鄴都諸

道州府詔至宜具疏放已行未行申奏無致逗留

周太祖廣順元年五月壬戌朔勑朕肇啓丕基躬臨庶政深慕泣辜之道以宏恕物之心今則方屬炎蒸正當長養黃沙縶縶宜矜非罪之人丹筆重輕切戒舞文之吏凡有獄訟不得淹延務令囚絶拘留刑無枉濫與叶雍熙之化用符欽恤之情應京都諸道州府見禁人等宜令逐處長吏限勑到應有獄囚當面録問事小者便須遣決案未成者即嚴切指揮疾速勘決據罪詳斷疏

放勿令停滯及致冤抑庶召和氣俾恱羣心
二年四月壬辰勑朕以寡昧獲主黎元將以召天地之
和每思去刑政之弊寅恭於此宵旰爲勞今以節及長
羸時臨暑熱耕農之户蠶麥將忙宜於獄訟之間特示
憂勤之旨應有刑獄切慮淹滯詔至所有重輕繫囚疾
速勘鞫斷遣無令冤抑慮有淹延若輕罪晝時决遣其
婚田爭訟務内勿治若事要定奪即須疾速區分若斷
遣不平許人糾告官典必議懲斷

三年四月乙亥勑朕以時當化育氣屬炎蒸乃思縲絏之人是軫哀矜之念慮其非所寀鞫淹延或枉濫窮屈而未得伸宣或饑渴疾病而無所控告以罪當刑者唯彼自召法不可移非理受苦者爲上不明安得無慮欽恤之道夙宵靡寧應諸道州府見繫罪人宜令官吏疾速推鞫據經遣斷不得淹滯仍令獄吏灑掃牢獄常令虛歇滌洗枷械無令蚤虱供給水漿無令饑渴如有疾患令其家人看承囚人無主官差醫工診候勿致病亡

循典法之成規順長嬴之時令俾無滯淹以致和平又賜諸州詔曰朕以敷政之勤惟刑是重既未能化人於無罪則不可爲上而失刑況時當長嬴事貴清適念囹圄之閉固復桎梏之拘縻處於炎蒸何異焚灼在州及所屬刑獄見繫罪人卿可躬親録問省略區分於入務不行者令俟開繫有理須伸者速期疏決俾皆平允無至滯淹又以獄吏逞任情之奸囚人被非法之苦宜時加檢察勿縱侵欺常令静掃獄房洗刷枷匣知其饑渴

供與水漿有病者聽其骨肉看承無主者遣醫工救療勿令非理致斃以至和氣有傷卿忠幹分憂仁明涖事必能奉詔體我用心睠委於兹興寐無已餘從勑命處分

世宗顯德元年十一月帝謂侍臣曰天下所奏獄訟多追引文證甚致淹延有及百餘日而未決者其中有徒黨反告者却主陳訴者及妄遭牽引者慮獄吏作倖遲留致生人休廢活業朕每念此彌切疚懷此後宜條貫

所在藩郡令選明幹寮吏掌其訴訟如有獄不滯留人無枉撓明具聞奏量與甄奬

册府元龜卷一百五十一